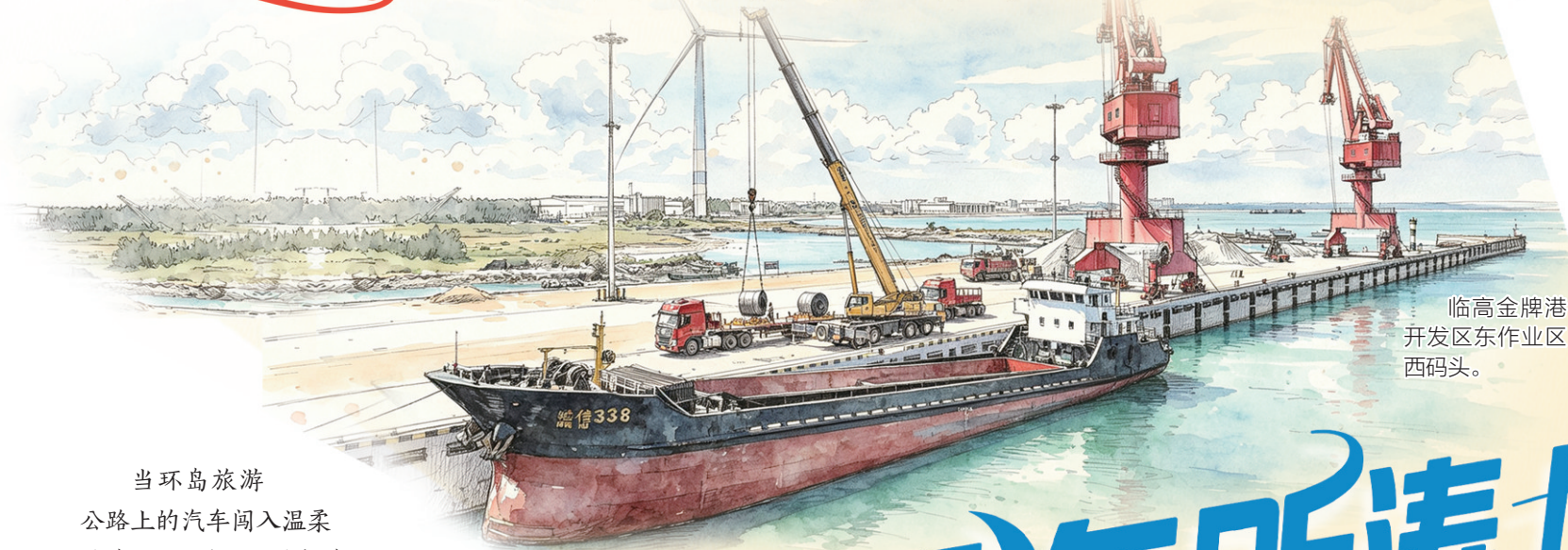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寻踪记 临高

文化中国行

探寻海南文化标识——大型融媒主题宣传活动



临高金牌港
开发区东作业区
西码头。

当环岛旅游

公路上的汽车闯入温柔

的海风,当滩涂上的赶海人弯

腰拾起第一枚花蛤,当红白相间的

灯塔在暮色中亮起暖光,临高的海,便有了

层次分明的三重叙事。

“赶海听涛,就来临高”——不是一句简单的文旅

口号,它的背后,是原生态赶海资源的天赋馈赠,是千年渔耕

民俗的活态传承,更是滨海慢生活的气质沉淀。

让我们走近临高角、百年灯塔、金牌港开发区这三个文化标识,了解它

们如何从历史深处蜿蜒而来,向时代远方延展而去,共同编织出临高向海而生的

精神图谱。

临高角,这座伸向琼州海峡的岬角,形如大鹏展翅,又似仙人指路,天然拦潮礁石堤笔直插入海中,将一片海域分作东西两境——西侧风平浪静,海水清澈;东侧波涛滚滚,白浪阵阵。古人笔下的“南海秋涛”胜景,说的便是这阴阳共生的奇妙海象。

退潮时分,大片滩涂缓缓显露,礁石间藏着花蟹、生蚝与各色贝类,是大自然赐予赶海人的天然宝藏。赤脚踩在微凉的滩涂上,弯腰捡拾海潮的馈赠,这是临高人延续了千百年的生活日常,也是如今游客向往的原生态体验。

然而,临高角的分量,从来不止于风光。

七十多年前的那个凌晨,木帆船划破琼州海峡的夜幕,解放军战士们迎着枪林弹雨在这片滩涂上抢滩登陆。潮水漫过礁石,热血浸入沙砾,临高角因此成为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核心登陆点,载入共和国的史册。

如今,海南解放公园内,“热血丰碑”雕像矗立海岸,两名战士一握钢枪、一举红旗,并肩望向远方。海风掠过雕像基座,仿佛仍能听见当年的号角与呐喊。

红色记忆与蓝色海洋在此交汇,不是生硬的叠加,而是精神脉络的深度契合。海洋,从来最擅长书写突破与开拓的故事——渔民驾船出海是突破生存边界,战士渡海作战是突破地理天险。

临高角的特殊之处,正在于它将两种“向海而生”的勇气凝于一处:一边是千年渔耕百姓与大海周旋的生存智慧,一边是革命先辈横渡天堑的战斗意志。它们共同构成了临高海洋文化的精神底色:不畏险阻、敢于攻坚、永远向着更广阔的前方。

如今,曾经为解放军引路的渔民后代,开起了民宿、做起了文旅,将红色基因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。当游客们在滩涂上赶海拾贝,在丰碑前驻足沉思,在木麻黄林间的栈道上听涛观潮,他们触摸到的,是一座岬角跨越时空的双重呼吸——一面是大海亘古不变 的潮起潮落,一面是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。

百年灯塔：时光守望者的海洋叙事

在临高角的海边,红白相间的塔身刺破椰林的浓绿,这便是临高灯塔。

清光绪十九年(1893年),法国人以琼海关的名义修建了这座全铸铁结构的灯塔。塔身高22米,塔顶的牛眼透镜射程可达18海里。

临高角灯塔见证了琼州海峡百余年的航运变迁,也亲历了一座海岛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全部历程。1997年,它入选“世界一百座历史文物灯塔”;去年,它获评国际航标协会2025年度历史灯塔。

许多人看灯塔,看到的是风景;读懂灯塔的人,看到的是灯塔“燃烧自己,照亮别人”的精神。

在没有卫星导航的年代,这座灯塔是进出琼州海峡西口船舶的坐标。狂风暴雨里,浓雾弥漫中,只要望见那束稳定旋转的光,船员悬着的心便落了地——知道岸在哪里,家就在哪里。

1950年渡海作战时,解放军正是凭借灯塔的方位锁定登陆点,那束穿越黑暗的光,曾为解放大军指引过胜利的航向。

比灯塔更动人的,是守塔人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第一代守塔人王光民从渔民变成了灯塔守护者。那时没有自动化设备,每天黄昏他要爬上82级台阶点燃油灯,黎明时分再将它熄灭。台风天要顶着狂风检查塔身,平日里要一桶桶挑水上塔擦拭保养。33年里,他守着一座塔、一片海,把日子过成了灯塔本身。

2003年,儿子王健接过父亲的班,这一守又是二十余年。父子两代人,五十余载光阴,将一座百年灯塔守得光亮如新。

这便是临高海洋文化中最沉静的那部分——坚守。如果说临高角代表着开拓的勇气,灯塔则象征着守望的定力。

如今灯塔早已实现自动化,守塔人的工作方式变了,但精神内核未变。王健多了一个新身份——临高角灯塔党性锤炼基地的讲解员,向慕名而来的人们讲述灯塔的历史与守塔人的故事。

那束光不再只照亮海面,也照进了更多人的心里。它告诉人们:向海而生,不仅要有乘风破浪的闯劲,也要有屹立不倒的定力。这正是临高海洋文化一体两面的完整品格。

金牌港开发区：『工业版的赶海』

如果说临高角书写了历史,灯塔守望着当下,那么金牌港开发区,则在绘制临高海洋文化的未来。

8月15日,“临高智造·海丝新航”金牌港开发区企业出海推介会举行。装配式建筑、绿色建材的产业图景在会场铺展,国际交流合作的平台正式搭建,“原料进港、成品出海”的双向贸易通道呼之欲出。

这场推介会,正是临高向海经济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。从传统渔业到现代临港产业,临高的“向海而生”正在书写新的故事。

金牌港的崛起,有其历史逻辑。临高自古便是渔业大县,新盈、调楼等渔港千帆竞渡,“哩哩美”渔歌唱了近千年。渔家人与海打交道的智慧,刻在基因里。但传统渔耕文化中的“靠海吃海”,在新时代有了全新的内涵——不再只是从海里获取渔获,而是以海为路、以港为媒,联通世界。

如今的金牌港,汇聚了众多新型建筑制造企业。龙庆东南年产6万吨钢结构,中铁建设的剪力墙模壳体系远销香港,康庄住工的预制构件装车出海……车间里火花飞溅,港口边巨轮待发,“临高智造”正在成为海南自贸港的一张产业新名片。

更值得期待的是基础设施的迭代。7万吨级码头加快建设,琼州海峡第二通道纳入海南省“十五五”交通运输规划。未来,更多原材料可以从海外直接运抵厂区门口,更多成品可以从这里装船直达东南亚、中东乃至更远的市场。

这正是新时代临高海洋文化的特质:开放与进取。

有人说,金牌港是“工业版的赶海”。传统赶海,是退潮时在滩涂上捡拾自然的馈赠;产业赶海,是开放浪潮中抢抓时代的机遇。本质上都是对潮汐规律的把握,都是向大海求取生存与发展的智慧。只是这一次,临高人的“赶海场”从滩涂延伸到了全球市场,“渔获”从鱼虾贝螺变成了装配式建筑、绿色建材与国际订单。

站在临高角回望,三座文化标识如三级台阶,拾级而上便能读懂一部临高向海而生的精神史诗。“赶海听涛,就来临高”,听的何止是涛声?是千年渔歌的婉转余韵,是灯塔微光下的岁月静好,更是产业浪潮奔涌向前的时代足音。

来这里赶海,赶的是滩涂上的落日与潮汐,更是一座滨海小城跨越千年、奔赴未来的文化浪潮。

临高角滩涂

这里海产丰富,礁石上遍布野生生蚝,沙层中藏着花蛤、小海螺,浅水滩时常能撞见横行小蟹,适合亲子游玩、新手体验,赶海之余还能兼顾观景、追忆红色历史。

慢城生态赶海公园

东英镇慢城生态赶海公园(扶提西村)海岸线浅滩绵延近两千米,退潮后大片滩涂裸露,地势平缓、水位极浅。这片海域潮汐稳定、物产丰盈,是本地村民和游客日常赶海的首选地,可轻松挖蛤蜊、拾贝壳、捕捉滩涂小生物。

东英镇博纵村海滩

东英镇博纵村海滩海岸线绵长、滩涂干净开阔。因潮汐规律稳定、海产丰饶,这里常能收获新鲜螺类、小海鲜,适合偏爱安静、想沉浸式体验渔家日常的游客,赶海结束还能打卡淳朴渔村风光。

(蔡佳倩 辑)

看海南

临高灯塔。

本版原图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
本版AI制图/陈海冰



临高角海南解放公园。